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刘妮娜

（华北电力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2206）

摘　要：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关键词：互助型社会养老；人口老龄化；农村社会；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9）01－0121－11

一、引言

李克强总理在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发展互助式养老①。基于我国农村的经济状况、互助传统以及快速增加的社会养老需求，近些年，在农村基层的自发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推动之下，各地积极探索互助养老的可行途径，形成了许多创新形式。在农村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互助养老亦逐步成为政府和学界的共识。但是，根据笔者和其他学者的调研结果，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状况参差不齐，即便运行相对较好的农村也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难题[1－3]。这与农村互助养老生发于民间而后由政府主导迅速推广②，政府和学界对互助养老的理论认识相对滞后，且尚不清晰、不全面，没有对实践形成有效指导密切相关。

笔者从 2014 年开始关注互助养老现象，通过多省调研和相关文献梳理，提出了“互助型社会养老”这一概念，并从理论上对其进行初步厘清：一是互助是一种理念和方式，互助型社会养老是社会养老的实现方式，是对家庭养老的补充，而非独立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之外的全新模式或过渡模式；二是互助型社会养老的核心不是简单的硬件设施建设，而是要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推动（准）老年人之间的“自助－互助”；三是中国仍存在较大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西方高水平的福利保障体系与互助养老的第三部门、辅助地位不完全适合中国，互助型社会养老应当是中国社会养老的基础形式（从服务层面来看，除纯专业化的医护服务之外的其他各类

收稿日期：2018－08－15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9.01.0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7149073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项目（2018QN069）；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SRC015）

作者简介：刘妮娜（1988—），女，山东莱州人，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老龄问题和社会服务。E－mail：liunina1988@sina.com

① 2012 年，国务院即明确提出现阶段要在农村探索推行新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

② 根据 2014 年民政部发布的《中国民政工作报告》，仅 2014 年一年我国政府就支持建设了 3.33 万个农村幸福院项目。

社会养老服务基本都可以通过互助服务解决),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低成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选择,城乡只是存在发展策略及水平上的差别。

近两年笔者通过继续调研和研究,挖掘农村传统的民间互助保障体系,立足目前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困境,进一步探索了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中国特色和发展道路,由此总结提出以下观点:(1)互助型社会养老的重点在于互助,互助的本质是经济互助,并非简单的提供服务或直接帮助;(2)中国的互助并不等同于公益或者慈善,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兼具效用和美德,有可以获得有价回报的期待;(3)之所以通过互助这种方式发展社会养老,是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提供服务①;(4)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对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应当将其看作一个涉及多个领域、多个层次、多个方面的基础性的社会支持系统,只有这个系统有效运转,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才成为可能。基于以上主要观点,本研究依循互助-互助养老的逻辑主线,扎根中国农村民间互助的传统与历史,立足农村互助养老现有实践,对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同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视域,对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现实及发展路径进行分析解读。

二、对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概念的再思考

(一)中国农村民间互助的传统与历史

中国农村自古就有互助(守望相助)的传统,但这一互助并非是普遍性的利他主义或公益、慈善概念,而是在小农家庭经济资源有限、风险抵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生发出的,以血缘、亲缘、地缘形成的私人网络为单位,以人情伦理为规范,基于工具理性和某种效用,包含生活互助、生产互助、金融互助等多种互助形式的民间互助保障体系。虽然村民之间互助是基于个人主义的互利活动,但因这种互利的活动存在于人们的社会交往中,故"包含或装饰着一种温情、一种人伦、一种情感"[4]199,在国家保障缺位的传统乡土社会起到了重要的多重保障作用[5]42。

从伦理文化角度来看,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社会[6]22-37,同时也是深受儒家伦理道德严格规范的社会。农村广泛存在的互助传统与"人情"、"报答"、"帮"等概念密切相关[7]22。"人情"指导和规范社会交换、互助的界限和多少,帮和报答是一对相互的概念,村民既有回报的责任,也有给与的责任[8]132,[9-10]。传统民间互助只限于一定的社会圈子(血亲、姻亲、朋友),原因也在于社会圈子的成员一般互相承认大家共同的"历史社会经验","它们不是自外而内、自上而下强加的'单位',而是在地方历史中逐步形成的,以家族纽带、相识、和共同经验为基础的社会关系"[11]164-174。

从经济和保障角度来看,中国农村互助保障经历了从以宗族为主要单位的宗族互助保障,到以生产队为主要单位的集体互助保障,以及村民家庭间自愿交换的民间互助保障。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农村互助保障进入适应性的转型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一个绵续性的事业组织,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除生活、劳动、金融(借贷)上的互助以外,从宋代开始,族田、义庄发挥了相对稳定的互助保障功能,包括对宗族贫困成员的临时物质救济、鼓励科举入仕、义学教养子弟等[12-13]。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农村宗族以及传统的依靠宗族保障的模式和观念受到严重冲击[14],以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为单位的集体互助保障承担了基本的生活供养、困难救济、医疗、教育等功能。而历经改革开放和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复兴中的

① 互助型社会养老与老年人购买高水平、专业化、市场化的文娱、照护服务并不冲突,这只是为大多数农村购买能力相对不足的老年人提供的相对低水平的服务和帮助的一种选择。

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又开始发挥互助的作用。不少人类学研究对这一时期的民间互助进行了详细考察。比如在农忙时节的相互帮助,还有小额的私人融资,个人遇到非常情况或危机时的援助等[8]156-170。王铭铭[11]169将互助资源划分为借贷、礼品、劳力、"门路"和信息,将最常发生社会互助的领域概括为急救、家事(仪式)、造房和投资方面。在这些方面,村民们求助的恰是深具传统与"情谊"的有着宗族、村民小组等历史烙印的非正式组织。直到 21 世纪以后,伴随农村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现代性因素进入农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村庄个体间的互惠预期降低,农村传统互助的经济和保障意义才大幅降低[15]①。

(二)对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概念的再讨论

依据前文分析,中国农村的民间互助虽然在历史过程中历经兴衰起伏,但由于它是基于现实环境和世俗传统生发出来的,具有适宜农村的经济性、实用性等特点,在自我转变更新之后仍旧持续发展。总结其核心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在中国乡土社会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使生活免于危机而构建出的互助网络和机制,已经形成了一种民间互助保障体系,二是这一互助保障体系是由多种互助形式构成的,这些互助形式的本质是经济互助,是工具理性的互相帮助,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给人帮助是因为能够得到可期待的回报。三是这些互助形式是在差序格局社会的人情伦理指导和规范下的非正式互助,宗族、邻里以及后来的生产队、村民委员会及村民小组是这些非正式互助网络的组织单位和重要边界。

虽然在效率更高的市场经济和稳定性更强的国家保障进入农村以后,农村的民间互助保障体系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但在农村经济社会条件依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民间互助通过自我转变更新之后又有了新的生机和积极的展现。互助型社会养老即兼具效用和美德,既是社会养老的一种实现方式,也是中国农村民间互助的更新和转型②。

综合考虑互助和社会养老这两个维度和多个方面因素,笔者认为,互助型社会养老不再只是简单的硬件设施建设或者老年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而是农村非正式社会资源的持续生效和重新配置,充分利用农村各类人力资源(尤其是老年人)的闲置时间、资源,发展多种形式的资金互助、服务互助、文化互助的社会养老模式。它亦是一个涉及多个领域、多个层次、多个方面的社会支持系统,只有这个系统有效运转,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才成为可能。据此,本研究修正了笔者以往的定义[3],将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界定为:将互助理念寓于社会养老之中,在政府领导和扶持之下,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等多元主体作用,将以(准)老年人为主的各类农村人力资源有序组织动员起来作为主要力量,通过多种形式为老年人提供资金互助、服务互助、文化互助的新型社会养老模式。

相应的,互助型社会养老的类型划分也扩充为三个方面(如图 1 所示)。根据互助内容,划分为资金互助、服务互助和文化互助③。根据互助网络的性质,划分为非正式互助和正式互助④。根

---

① 即便如此,上升为互助文化和"习惯法"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行为还依然广泛存在,少数民族的新型民间互助组织,如帮辈等将分散的村民重新联系起来,也形成了维系村寨互助关系持续发展的新模式[16-17]。

② 正因如此,中国农村互助养老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公益、慈善的理念和行为。

③ 资金互助狭义上是指老年人朋辈间的资金上的互相帮助、共兑开销,广义上也包括互助金融、相互保险、政府和村集体资金支持、社会捐赠等。服务互助主要指老年人朋辈和代际间的日常生活上的互相扶助,以及健康老人对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生活照护。文化互助主要指老年人朋辈和代际间的日常交往、文化娱乐和精神慰藉活动等。

④ 非正式互助指亲属、朋友、邻里之间的互助。正式互助指有组织的互助,这些组织包括社会组织、企业、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等。广义的社会互助是包含家庭互助的,本文所提出的由家庭互助走向社会互助,并非指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替代关系,而是通过整个社会的互助合作,也相应促进社会的重要单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换言之,社会互助是为了补充家庭互助的不足,同时也可以促进家庭互助。

据互助的场所，划分为社区居家互助和机构互助[①]。需要厘清的是，扎根农村互助传统，一是在农村经济条件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不能脱离经济互助谈互助养老，也不能脱离有偿或有价回报谈村民之间的互助。二是农村传统互助的社会圈子里包含的人情、报恩等，人们以此获取重要的精神慰藉。三是与传统的非正式互助相比，互助型社会养老的服务性更强、劳动付出更多，在非正式互助衰落等因素影响下，需要将非正式互助网络重新组织起来，在新形势下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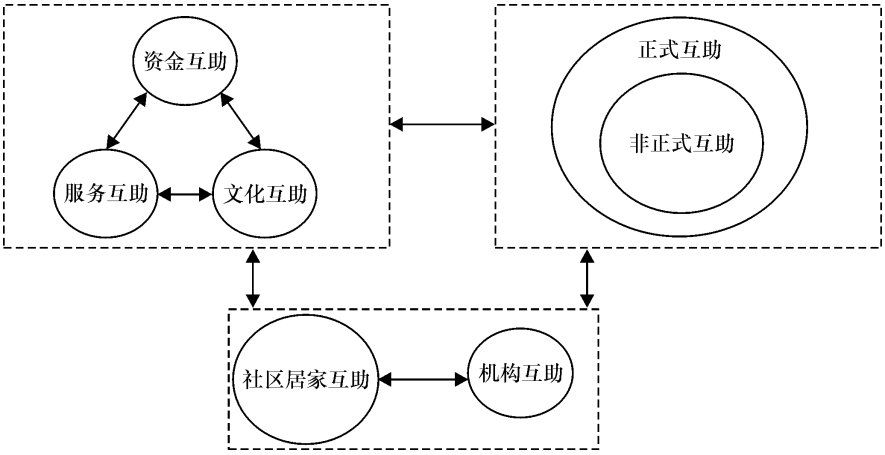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类型划分

三、对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发展道路的再思考

（一）战略定位

立足于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农村的发展与改革方向，互助型社会养老应当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视角来看，互助型社会养老是与中国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弱化以及激增的老年人福祉需求相适应，与中国农村的传统乡土本色和现代转型相协调，是从中国现实国情和实际出发，在地方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中总结得到的低成本发展农村社会养老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来看，伴随农村快速进入老龄社会，乡村振兴已然是老龄社会的振兴，代表着新时代老龄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及可行的模式，是提高农村老年人福祉，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互助型社会养老具有较强外溢效应，它所带动形成的互助文化和互助社会可以驱动文化兴盛、凝聚乡村民情；互助经济和产业可以助力绿色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特色减贫，构建乡村和谐共同体。

（二）发展道路

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发展道路应该以互助文化为引领，以党政领导为根本，以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为目标，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

① 社区居家互助是指老年人主要居住在家中，依托社区照护中心、托老所、幸福大院、互助据点等，在生活区及其周边区域，获得并向他人提供资金、服务、文化上的互助。机构互助是指老年人主要居住在养老机构中，一般有专业服务人员服务，但仍会通过互助的形式，满足自己和他人资金、服务、文化上的互助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很多农村地区建设的幸福互助院的特点是收纳健康老年人、免费入住、分摊伙食、相互照顾，介于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但笔者认为，这反而是资源浪费的一种表现，健康老年人更倾向于居住在自己家中，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才是集中起来的机构养老的主要目标群体。因此，农村互助幸福院可以看做农村互助型机构养老的雏形，未来主要还是向公建民营的机构养老转变。

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发展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与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服务保障体系。

当然,不同农村因经济、人口、资源、地理位置等的差别,其老年人状况、需求及对应的社会养老发展方向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任何事物从培育、起步、发展到成熟、稳定的过程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时间规律。农村互助养老前一阶段的组织经验、情感基础、文化基础等是后一阶段走向成熟稳定的重要条件。因此,本研究将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发展道路设计为“两分类和两步走”策略(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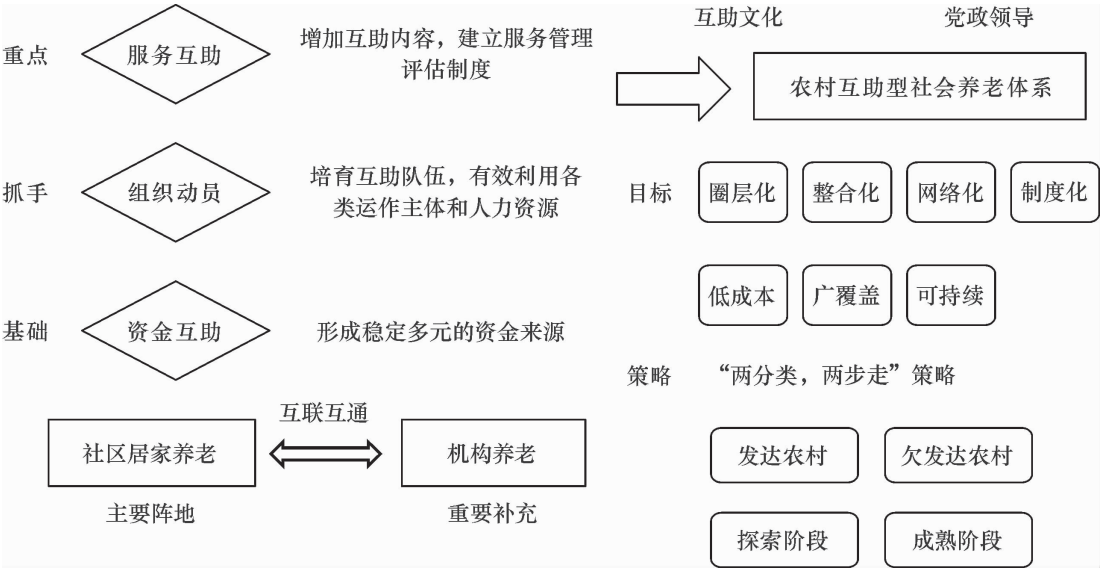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特色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发展道路

发达农村的各级政府、村集体和社会有能力持续地提供经济保障和组织保障,提供福利色彩较为浓厚的社会养老服务,可以多元创新开展相对高水平的互助型社会养老及服务。具体说,第一阶段在村两委、老年协会、社工组织、企业等主导推动和政府资金支持下,开展文化互助、帮忙做饭、收拾卫生、应急性帮助等服务互助,并逐步扩大动员范围。第二阶段探索建立包括村民共兑、经营创收在内的多元化的互助资金来源①,提高资金利用的效率,推动机构与社区居家互助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无偿、低偿相结合,分级分类的服务培训、实施、计费和评估制度,逐步提高康护保健类服务的专业化、技能化水平,推动“互联网 + 服务 + 产品 + X”平台的建立,形成可持续的造血机制或商业模式,基本满足农村老年人有地方吃饭、住宿、精神慰藉和高龄、空巢、独居的日常帮扶和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生活照护需求②。

对于欠发达农村地区,政府和村级组织以动员和组织农村老年人围绕养老服务设施和场域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助 – 互助为主。服务互助应当立足于居家互助,以先发展服务再逐步完善社区

① 可探索试点政府主导的多层级互助保险和多元化的互助资金来源共同支撑的农村互助型照顾保险。

② 伴随乡村振兴和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常态化,农村老年人范围将从农村户籍老年人扩大为在农村居住的所有城乡老年人。

建设为原则,目前均不鼓励大规模建设标准化的社区养老设施。具体应划分为两种类型开展工作:第一类是具有振兴条件的,另一类是缺乏振兴条件的[①]。具有振兴条件的农村在具备一定经济实力之后走向发达农村的发展道路。第一阶段以自发的社区居家文化互助和机构互助为主,同时培育互助的组织形式、文化和情感基础、经济来源。进入第二阶段,学习发达农村经验,以正式互助组织促进家庭互助和非正式互助网络的复兴,有条件的村镇探索建立稳定、多元的互助资金来源,探索建立服务机制,探索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相互支持、互联互通。不具有振兴条件的农村则需要通过政府和扶贫组织、慈善组织、社工组织等社会力量发掘和帮助协调资源,如周边村镇老年餐桌、养老机构的辐射满足、本村(准)老年人的互助服务,或者在土地整治基础上进行老年人迁居。这类农村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生活环境和养老福祉靠家庭、村集体很难提高,应当是未来政府和社会给予更多救济扶贫性的资金帮扶、政策倾斜、互助培育的群体。

四、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路径分析

根据对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概念和发展道路的再思考,本部分将梳理总结笔者在实地调研过程中获得的典型案例材料,进一步探讨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发展的具体路径[②]。

(一)以资金互助为基础,形成稳定多元的互助资金来源

资金互助是服务互助和文化互助的基础。农村互助养老凡是相对成功地运转下去的,都通过至少一种途径获得了运作资金。根据笔者的调研,目前互助型社会养老的运作资金主要来源于①老年人交纳,②政府/村两委等公共支出,③社会团体、爱心人士出资的公益性资金,④通过市场经营获得的经营收入。

在社区居家养老方面,除一些规模小、有一定经济实力、凝聚力较强的乡村依靠政府/村两委等公共支出维持运转,其他大部分的运行资金来自于多个渠道,如笔者调研的浙江省金华市和安吉县农村的互助养老运行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村两委的公共支出、社会团体、爱心人士的公益捐助、老年人的交费等。尤其是安吉县农村老年协会的入会率基本达到100%,每个协会会员缴纳会费的比例也超过80%,不同村的会费标准不同,基本在20~50元区间内,这就是共兑共享的间接的资金互助的一种形式。四川省芦山县主要来自于政府/村两委的公共支出、社会团体、爱心人士的公益捐助以及经营收入。大板村和横溪村在社工机构(成都益多公益服务中心)带来的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的支持之下,通过开展帮办红白喜事(九大碗)、经营老年茶坊等经营性活动,活化老年协会自行创收能力(每年1~2万元的收入),反哺互助养老服务。在机构养老方面,除乡镇敬老

① 很多这类农村也已经建成或正在(即将)建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笔者认为这种设施建设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与其将资金投入到使用率和使用年限低的设施建设上,不如投入到老年人真实的互助服务上。

② 本研究的典型案例资料主要是笔者于2014—2017年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农村老龄研究"课题、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研究"课题、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资助课题"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模式研究"时收集得到。互助型社区居家养老的调研对象包括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狼垡二村、延庆县井庄镇北地村和王仲营村、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澧浦镇下宅村、安吉县报福镇报福村和洪家村、杭垓镇碻溪村;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李窑村;河南省夏邑县车站镇刘堤圈村、信阳市平桥区五里店办事处郝堂村;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三星镇河山村、芦山县清仁乡大板村和横溪村;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智新镇光新村、东盛涌镇东盛涌村和龙山村。互助型机构养老的调研对象包括北京市延庆县井庄镇敬老院、怀柔区渤海镇敬老院;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澧浦镇敬老院、安吉县万康托养院、桐庐县分水镇塘源村养老院;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幸福老人村;山东省乳山市南黄镇南黄村养老院;河南省夏邑县车站镇幸福院、车站镇福星苑老年公寓、基督教活水泉老年公寓;吉林省延吉市八道康乐长寿园。

院以政府拨款为主,其他类型,包括村办养老院、社会办养老院和企业(个人)办养老院的运行资金来源基本是多渠道的,如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幸福老人村既进行市场化经营(老年人按照身体健康状况缴纳 2000 ~ 3200 元不等的入住费用),又积极与各慈善基金合作进行网上募捐、义卖、认购爱心早餐活动(老年人和志愿者共同制作的剪纸、插花等,多次在网上进行义卖,与腾讯公益合作,发起认购孤寡老年人幸福早餐活动,5 元/天)等,在该运行模式显出成效之时,政府也将试点项目等放到幸福老人村来做(政府为孤寡和空巢老人购买爱心早餐、助浴、助洁服务等)。

但是,总结的讲,目前中国农村大部分互助养老的服务内容和服务范围仍很难扩展,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形成相对稳定、可持续的运行资金来源,可支配资金数额少、现收现付、缺乏储备。因此需要探索建立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一是在各级政府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增加村集体收入和公共资金,进而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福祉。二是探索互助型社会养老的造血方式和商业模式,老龄产业和老龄事业的协调发展,兴产业,补事业。农村可以充分利用乡土社会的组织、成本、环境优势,降低市场在信息不对称、劳务雇佣等方面所消耗掉的成本,走与乡村自治组织合作的低成本、低消耗、低价格的互助型老龄产业道路。三是探索农村物联网、互联网、人力资源网、养老网等多网融合,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养老合作社等多社合一,以营利补保障,实现多种经济的互助。四是让乡村集体资金和老年人家庭资金通过金融互助的形式有效运转流通起来。可以在成熟的农业合作社中试点建立互助养老合作社,采取强制与志愿相结合的形式,成立互助型照顾保险基金,凡合作社成员都要加入,以家庭为单位,每年交纳一定保费,经评定为生活不能自理者即可获得由保险基金购买互助照顾服务。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互助型照护保险的统筹范围。五是可以采取延时支取的办法,如时间银行的形式。

(二)以组织动员为抓手,培育互助队伍,探索建立分级分类的服务培训、实施、计费和评估制度

中国农村广泛存在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亲戚、朋友、邻里等非正式(守望相助)的互助圈子,但要建立互助型社会养老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就必须将这些零散的互助资源和行为组织起来,依托当地组织(包括村两委、老年协会、村民小组等)的动员能力和社工组织的专业技能,确立明确的组织目标、组织形式、组织规范等,建立分工明确的互助队伍和互助机制。

根据笔者的调研,社区居家养老的组织者包括村两委、村两委领导下的老年协会、社工组织或其他非营利机构、村民小组、个人等五类。其中,由村两委或其领导下的老年协会、村民小组运作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幸福大院是目前农村,尤其是发达地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主要载体,这与村两委和协同治理组织在农村的行政领导地位有关。从几类组织形式的比较来看,村“两委”主导的以开展老年餐桌为主,少部分建立了互助队伍,定期为失能、半失能的困难老年人提供家务清扫等互助服务。但这受到村两委对养老的重视程度的较大影响,不少村庄村两委精力有限,对养老重视程度不足。老年协会对老年人的组织能力强,村民小组可以精细化到团结性更强、情感更紧密、人口范围更小的村民群体,二者也是组织互助养老的尤佳选择。如浙江安吉调研农村的老年协会负责运行老年餐桌,一些村庄建立了结对帮扶队伍,上海奉贤区调研村庄的睦邻四堂间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服务员阿姨负责采购、做饭、收钱等老年餐桌的全部工作。四川成都、芦山、吉林延吉调研村庄的老年协会负责组织老年人的各类文娱活动。但是整体来看,受组织者的年龄、专业能力时间精力影响,除少数村居之外,其他的互助服务内容还是相对单一。而如果将服务内容扩大化和精细化,实现可持续、有效率的运营,笔者认为,专业社工组织的介入极为重要,他们具有社区营造、组织动员、互助开展等方面的专业方法,营利目的、年龄等因素也让他们更有扩大规模、增加内容的动力。当然,专业机构要顺利进入农村,不能单打独斗,必须与村自治组织、内部社

会组织进行良性互动,融入和借助已有村级治理模式。

从机构养老来看,企业/社会组织/政府是机构养老的最主要组织者,且运行比较好的养老机构基本都成立了老年人自治组织,协商讨论、决定院内事务。如上海幸福老人村的入住老年人成立了老年工作委员会(由全部入住老人投票选出),一是每个月开一次例会,对近期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或者互相之间指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二是负责日常监督查看,将情况及时汇报给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三是负责调解或劝告,敦促改正烟酒等坏习惯。四是组织自助服务,包括打扫卫生、收拾餐具等。河南夏邑车站镇敬老院也形成院民代表民主协商机制,由院民推选的院民委员会决定院里的重大事项和财务制度。

故而,未来农村互助型养老的组织路径应该是各级政府和村两委负责管理、指导、监督,制定相关政策和扶持办法,进行广泛宣传并写入村规民约,将互助提高到乡村传统文化复兴、重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位置,进而发展成为农村的法规。与此同时,培育社区/机构的互助养老组织,充分发挥老年协会、村民小组等乡村自治组织,机构内部的老年人自治组织,和专业社工组织、非营利机构的合力,借助已有的老年协会或村级/机构管理的人员组织架构,将社区/机构中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培育兼职/志愿和低偿/无偿相结合的各类互助队伍。社工组织和非营利机构使用专业知识活化老年协会、村两委、村民小组等的自组织和自服务能力,通过村民会议或老年协会会议、机构老年人自治组织会议讨论决定与本村村情/本机构情况相适应的分级分类服务培训、实施、计费和评估制度,同时可以利用多种渠道招募、吸引外来的志愿者团队参与服务。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农村也可以尝试与共青团、党建、妇联等社区综合治理活动相结合[①],引入互联网+时间银行的工作机制,建立有多个网格、多项内容、多种功能的多层次的互助综合体。

(三)以服务互助为重点,逐步增加互助内容和扩大互助范围

互助型社会养老的目的是要通过互助的形式满足农村老年人救济型和应急性的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的需求,主要是食、住、精神慰藉以及中重度失能老人的生活照顾需求。

在社区居家养老方面,满足老年人食和精神慰藉方面的互助开展的相对较好。在欠发达地区农村,文化互助的内容很丰富,包括文艺队、秧歌队、演唱团、体育队、书画社等。这些活动很好地补充了传统的聊天、串门、打牌等非正式的文化互助形式,有效缓解了农村老年人普遍存在的精神孤独问题,也起到了活跃乡村文化的目的。还有部分发达地区农村的老年饭桌运营状况较好,一般由各级政府和农村共同出资进行补贴,以村民小组、行政村或镇为单位自己运营或与餐饮企业(中央食堂)合作送餐,老年人不交钱或者依年龄、经济状况等梯次交纳3-7元不等,笔者调研的发达农村都开展了老年餐桌项目[②]。

从生活照顾方面的互助来看,只有极少的农村出现了雏形,包括:浙江金华下宅村无人照顾的老年人可以选择住在村养老照顾服务中心中(但入住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需要自己雇保姆)。西灰岭村在北京市残联试点补贴的支持下,从2016年开始试点残疾人"一对一"结对帮扶,由村里筛选无人照顾、生活困难的重度残疾人,从他身边寻找有亲戚关系、愿意提供帮助的帮扶者,包括一日三餐(包括食品材料)、定期打扫卫生、清洗被褥等,每月补贴900元。王仲营村除免费为村里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早午餐以外,还成立志愿者队伍,共4人,负责对失能的孤寡老人进行定期

① 养老机构可以纳入其中,也可以在养老机构内部通过积分兑换等方式进行有秩序、有回报的互助。

② 但即便文化互助和老年餐桌开展的好的地区,参加人群覆盖面还是相对局限,尤其是在比较大的行政村中,仍以身体状况较好且距离村养老照顾中心较近的老年人为主。

巡视,每次上门巡视补贴 20 元,包括打扫卫生、理发、陪同聊天等。浙江安吉的磻溪村老年协会连续 2 年申请了县民政局的“爱满空巢——空巢老人心不空”的为老服务项目,2017 年补贴 4 万元,2018 年补贴 3 万元,用于定期上门服务,包括洗衣、扫地、收拾卫生、帮忙买菜、做饭等生活类服务,以及理发、陪同聊天、帮忙买药送医。以及吉林延吉县的一些村庄开展的邻里志愿者与老人结对子等。

但在其他绝大多数农村里,由于“一对一结对帮扶”只是志愿性的,没有报酬,因此只是停留于简单的探望,做家务、生活照顾等很少涉及。同时,不少农村设置有日间照顾床位,但是缺少服务人员、服务管理机制、村两委运营担心责任纠纷等,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社区生活照顾服务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而在养老机构中,老年人居住集中且已经有服务员收拾卫生、做饭,故老年人之间的互助主要表现为一起参与劳动、日常生活上的扶助、交流。如上海幸福老人村的入住老年人中有 70% 生活能自理,他们在老人村的微孝农场里帮忙干活种菜(农作物供老人们食用),在微孝厨房里,老年人制作的糕点接受外面客户的预定。在微孝课堂里,老年人和志愿者共同制作的剪纸、插花等,多次在网上进行义卖。河南夏邑车站镇敬老院的院民同样共同参与菜园子劳动,平时关系好的相互照顾。而最典型的河南夏邑车站镇的活水泉托老所仅有 1 名护理员要兼顾打扫卫生、洗衣、帮忙做饭送饭等,入住的 5 名女性老人虽然均是失能或半失能,但各自发挥所长,通过自助 - 互助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另外,也有不少养老机构招募或者志愿者自发到机构服务。如上海幸福老人村就经常有附近大学、单位的学生、职工组织过来进行志愿服务。同时他们的志愿者中还有个长期志愿者,自身有轻微智障,属于低保户,住在幸福老人村的隔壁,每天过来帮忙,机构给他提供一天三餐。

总结来看,受资金和组织能力的限制,农村社区居家互助养老服务内容仍相对局限,服务覆盖范围也相对较小。而运营比较好的养老机构则通过多方面、多维度的互助节约了成本、提高了凝聚力、增加了活力。因此,未来在资金不断充裕、组织力量壮大和机制完善的前提下,农村互助养老的定位应从精神文化互助转向服务互助,同时扩大互助范围,政府应当加大在为农村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购买互助服务方面的转移支付力度。各类人力资源既可以利用闲置时间帮助别人、获得精神的满足,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

(四)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实现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的互联互通

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的联合是未来实现低成本和高效开展养老服务的重要途径。但是,受农村老年人购买能力、政府补贴力度、机构盈利需求等因素影响,目前只有少数发达地区农村机构养老服务辐射社区居家养老。如上海市幸福老人村为周围村庄 100 名困难、独居老人提供免费早餐——微孝早餐,部分资金来自于政府补贴,部分由爱心企业、组织和爱心人士资助。

事实上,社区居家养老主要任务是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缓解精神孤独,并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各类生活互助服务。机构养老的主要任务是集中解决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的照顾。二者之间是相互支持的关系。机构养老的优势在于平台、人员和服务。机构养老场所可以成为丰富周边村庄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平台之一,人员和服务也可以辐射到散居在村里的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半失能老人,达到降低边际成本的目的。周边的健康老年人则可以充分利用机构的平台,进行文化、志愿服务等方面的互助。

因此,未来养老机构应当发挥企业和市场的能动性和创新力,一方面,发动入住的老年人发挥自身优势/专业或能力,通过多种形式,与老年村民互助共享,融入到村民、乡民的生产生活之中,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另一方面,积极与周边乡镇、村庄探讨合作共建,比如排查收纳或上门照顾

无人照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餐食。将养老机构作为互助服务人员培训平台,从周边村庄进行招募,并进行培训,在养老机构中实习,培训和实习结束合格者发放培训证明和毕业证书。为周边村居失能老年人子女、结对帮扶者或提供主要帮助的邻里提供免费/低偿(政府购买服务)的护理知识培训等。

五、结语

农村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也面临着经济发展落后、不平衡、以及比城市更严峻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难题。如何有效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社会养老以补充家庭养老的不足,需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地情、人情、发展阶段,绝不可脱离国情的盲目学习发达国家经验。依循中国农村固有的互助法则和非正式互助保障体系,以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农村互助养老实践,本研究提出,互助型社会养老是与中国现实国情相适应的社会养老方式,应当上升到低成本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战略高度,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之中。

中国现代社会的互助虽然需要与公益、慈善理念融会贯通,但它并不等同于公益或者慈善理念,中国农村互助的本质是经济上的互助,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体现为组织层面的互助保障,和个体互助层面的可以获得回报的期待。之所以要通过互助这种方式发展社会养老,是为了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准)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帮助、服务。其根本还是要解决农村社会迅速变迁、经济不发达,国家保障水平较低,绝大部分老年人精神孤独且缺乏足够的现金流购买市场化的养老服务的问题,并且可以产生构建乡村互助共同体的外溢效应。总结而言,充分利用农村传统互助网络、居民闲力、组织优势,分阶段、分区域构建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再逐步区分照顾和护理,提高护理服务的专业化、标准化、市场化水平的渐进式道路是更加符合中国乡村村情的、可行的且内含重大善治意义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赵志强.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与策略[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72-75.
[2]周娟,张玲玲. 幸福院是中国农村养老模式好的选择吗? ——基于陕西省榆林市R区实地调查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2016(5):51-64.
[3]刘妮娜. 互助与合作: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模式研究[J]. 人口研究,2017(4):72-81.
[4]徐勇. 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陆绯云. 苏南农村的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体系——历史与现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6]费孝通. 社会学的探索[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7]金耀基. 中国社会与文化[M].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8]阎云翔. 礼物的流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9]MAUSS M. The Gift[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10]SCOTT J.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M].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1]王铭铭.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2]李学如,陈勇. 清代宗族义庄的发展——以苏南地区为考察中心[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4(1):60-69.
[13]王卫平. 从普遍福利到周贫济困——范氏义庄社会保障功能的演变[J]. 江苏社会科学,2009(2):198-202.
[14]宋宝安,赵定东. 乡村治理: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J]. 长白学刊,2003(3):85-89.
[15]胡叠泉. 从互助到市场:农村丧葬服务变迁的实证研究——以湖南省双峰县石村为个案[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132 - 138.
[16]王振威. "低效"但"有用"的黎族农业生产互助:被构建出来的社会需求[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60 - 64.
[17]李灿松,戴俊骋,周智生. 不在场的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云南省大理州鹤庆村寨中的民间互助组织帮辈调查[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44 - 48.

Mutual-Aid Social Care in Rural Are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

LIU Ni-n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Mutual-aid social care is the form of social ca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traditional family care in rural areas. It is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rural neighboring and mutual-aid network. The essence is the economic mutual-aid and mobilizing social forces, resources and idle time of all kinds of people especially the elder people, to help each other at a low cost. We should take it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actively addressing population ageing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to form a stable and multiple sources of funds on the basis of economic mutual assistance; second, to effectively utilize various operating subjects and human resources, that is taking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s the grasp; Thirdly, to focus on services and gradually expand the content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mutual-aid. Finall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community-based services and institutional services and establish mutual-aid social care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 of rating-circle, intern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Key Words: mutual-aid social care; population ageing; rural societ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